

试论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

黄 晓 冬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动宾和主谓套叠而成的兼语短语有 V_1 、 N 、 V_2 和 C (Connection) 四个基本语义成分,前三者是显性的, C 则是隐性因子。因此, V_1NV_2 的语义结构是多元、多层、非直线型的复式结构。 V_1NV_2 的语义结构类型由 V_1N 和 NV_2 的语义关联(即 C) 决定。 V_1NV_2 的语义结构类型主要有目的结果、原因、领有存在、称呼解释四类。从 V_1NV_2 的语义情况观察, V_1NV_2 结构是语义表达精细化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共同要求的结果。

关键词:兼语短语;语义成分;语义结构;结构成因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6-0038-06

一 本文所讨论的兼语短语

本论文所要讨论的兼语短语是一个动宾关系结构体中的宾语同时充当一个主谓关系结构体的主语的短语,即一般汉语语法教材所说的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套叠的情况。如果用符号表示,这种结构体就是 V_1NV_2 。其中, V_1N 是动宾关系, N 是宾语; NV_2 是主谓关系, N 是主语。一般语法著作把这种 N 叫做“兼语”。

就实际的言语结构来说,其中 V_1 、 N 、 V_2 三个部分都可以是词或短语,为方便称说,我们以 V_1 、 V_2 代表谓词性质的词、短语,以 N 代表名词性质的词、短语。兼语短语 V_1NV_2 中, V_1 一般是光杆动词, N 是名词性词、短语, V_2 可以是一个谓词、谓词性短语(包括主谓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就 V_1 的语义类别来说, V_1 主要是“使令”义、“交给”义、“喜怒”义、“称呼”义、“有无”义动词。有些学者,比如邢欣(1995),认为只有“使令”义 V_1 构成的 V_1NV_2 才是兼语短语^[1](邢欣沿用王力的术语,称其为“递系式”)。本文所论说的兼语短语是前述一种,即 V_1 语义不限于“使令”义的、 V_1NV_2 是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套叠的短语。

二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特点

1. 兼语短语的基本语义因子

兼语短语 V_1NV_2 中, V_1N 是动宾关系,是个陈述性

结构体,表达一个事件(S_1),其基本的语义结构是动作—受事(N 还可能是施事、与事等语义角色^①)。 NV_2 是主谓关系,也是一个陈述性结构体,表达第二个事件(S_2),其基本的语义结构是施事—动作(N 还可能是受事、与事等语义角色)。前一事件 S_1 的基本语义因子有两个: V_1 、 N 。后一事件 S_2 的基本语义因子有两个: N 、 V_2 。这两个事件有一个相同的语义因子: N 。即,这两个事件有 3 个显性的基本语义因子: V_1 、 N 、 V_2 。

3 个显性的基本语义因子构成两套语义结构、表述两个事件。但 S_1 和 S_2 意义上具有某种联系,出于某种表达需要,表述这两个事件的言语被压缩、整合成一个“完形”的线性序列 V_1NV_2 。要准确理解这个“完形”结构的语义,我们必须挖掘出 S_1 和 S_2 之间的语义联系。而其中的语义联系是隐性的,它是隐藏地存在于深层的语义成分,我们标记为 C (Connection),这是兼语短语的第 4 个语义因子。如果要指出与这个语义成分相对应的显性形式,就只能 V_1NV_2 整体。或者说, V_1NV_2 整体才能提示并显示 S_1 和 S_2 的语义联系。这种隐性的 C 之得来,靠事件 S_1 和 S_2 的语义相宜,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事件及事件关联的逻辑认识。

2. 完形的兼语短语语义结构情况

(1)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是复式立体语义结构

收稿日期:2009-02-11

作者简介:黄晓冬(1973—),女,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汉语词汇语法。

对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晓、张豫峰、陈昌来等。他们考察了句子的语义成分、语义成分的组合关系、组合层级、语义成分如何映射/投射为句法成分、语义平面的句子类型(句模)等等关乎句子语义的宏观和微观诸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与逻辑相联系的语义成分在线性上是无序的,在生成句子时,要对这种无序的语义成分进行组配,并使之映射于句法结构,从而形成有序的“句法—语义结构”^{[2]171}。要为语义成分指派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即“语义结构真正实现为具体的句子还要附加各种情态成分、语气成分等完句成分”^{[3]34-36}。也有学者着眼于句子语义结构的宏观构成情况而认为:语义结构是句子的一种深层结构,它由语义主体和语义述体两部分构成^[4]。这些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都启示了我们:不管是动核结构还是名核结构,^②短语没有完句成分不能成句,但短语也存在着基本的语义框架,如施事—动作(主谓短语),动作—受事(动宾短语)等。单独看这些语义框架,它们表达动作、行为、状态同事物间的不同关系。动核结构的短语表述不同的事件,是单层的、自足的语义结构体,可以看作一个平面范围内的不同的板块,它们分别占据语义平面的一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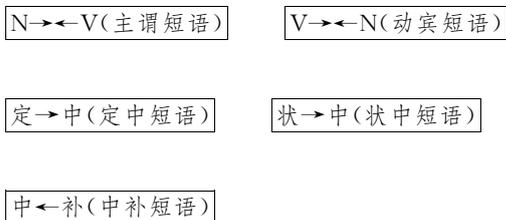
相对而言,这些单层的语义框架各有语用价值,互不干扰,多数时候,人们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选取不同的框架就能表达意义从而完成交际任务。但当人们要表达事件及有关系的事件,只用其中任何一个语义框架总是捉襟见肘的时候,整合多种框架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种整合是以基本语义框架的存在为基础的,整合的结果不再属于原来的平面而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复式的、立体语义结构体。在这种整合中,各个语义框架的性质是基本构成元素,因而可以把这种整合看作是平面范畴的零散的元件建构成一个内部具有有机联系的复式立体结构的工作。只不过,这个复式立体结构不是常见的短语和短语组合的结果是句子而已。

语言中,把基本材料整合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这由语素到词、由词到短语或句子、由短语到句子、由句子到段和篇的过程是广泛存在的。借鉴这种整合来理解 $S_1(V_1N)$ 和 $S_2(NV_2)$ 作为基本元素整合成一个新的立体语义结构 V_1NV_2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只不过,一般的语法理论梳理出的语言层级装置多半是“音位→语素→词→(短语→)句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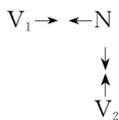
(2)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模型:多元、多层、非直线型

兼语短语的语义和其他结构类型的短语语义比起来,突出的特点是因为多了一次整合因而语义更复杂。这种复杂,不是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所反映事物类别的复杂多样而言,而是从其结构元素、结构形式及语义的整体模式而言。

主谓、动宾、偏正、中补等基本短语的语义框架是二元的,结构形式是单一的,其语义结构模式是直线型的。比如,主谓短语的语义结构是施事—动作,或者是受事—动作,或者是与事—动作。一个主谓短语 NV 的语义不管具体是这三种中的哪一种,其基本的构成元素都是两个板块。这两个板块根据表达的需要又符合语义、语法的组合规则的话就能够构成一个结构体。这种 $N—V$ (主谓关系)的组合是一次性实现的,是单一组合的直线型结构。动宾、偏正、中补等短语的语义结构有相同的特点:二元、单一、直线型。图示如下(图中→、←表示组合时各板块语义运动方向):



兼语短语却是由一个二元结构体 (V_1N) 和另一个二元结构体 (NV_2) 组织而成的,其语义结构的显性基本构成元素是 V_1 、 N 、 V_2 三个板块,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语义成分 C 。结构形式是由两个有关联的直线型结构 V_1N 和 NV_2 交结而成(句法结点在 N),因此,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层面的运动:第一个层面(基层)是 $V_1 \rightarrow \leftarrow N$ 和 $N \rightarrow \leftarrow V_2$,第二个层面是交结: $V_1 \rightarrow \leftarrow N$ 和 $N \rightarrow \leftarrow V_2$ 的交结,结点在 N 。所以,和主谓、动宾等短语比起来,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不是一次性实现的,不是单层的,而是多层、多次实现的。其结构模式是非直线型的复式模式,图示如下:



在这个图中, V_1N 和 NV_2 各是直线型结构,这两个结构因为有某种关联(即隐性的 C)而交结,句法上的显性结点在 N 。为了说明结构模式,这里 V_1N 和 NV_2 恰好被放在了垂直的方向。在我们看来,以 N 为结点,构成兼语短语的两个直线型结构几乎可以构成任何一种角度的弧度(一般应该排除 V_1 、 V_2 在同一点的情况,否则起不到图示的作用了)。而且,因为 V_1 常常是光杆动词, V_2 则可以是词或短语,所以就言语长度来说, V_1N 常比 NV_2 短。所以, V_1N 和 NV_2 的结构模式如果以球体来模拟的话,是以 N 为球心, V_1 和 V_2 可在球体的任何一个球面上(半径不同,球的体积不同,球面位置就不同)。

总的说来,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模式是多元、多层、非直线型的复式结构。

三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类型

一般而言, V_1N 和 NV_2 都是陈述性的结构体, 都能表述一个事件。这样, 构成兼语短语的 V_1N 和 NV_2 就是有关联的两个事件。其中每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二元、单一的直线型结构, 兼语短语的语义是由两个有关联的直线型结构交错而成。这样, 这两个直线型结构的关联不同, 就决定了兼语短语语义结构类型的不同。构成兼语短语的两个直线型结构之间的关联有以下 4 类:

1. 表明目的或结果: $S_1(V_1N)$ 的目的(结果)是 $S_2(NV_2)$

这一类的 V_1 多是有比较具体的使令义的动词, 如“请、叫、令、要”等, 或者是词汇意义虽然不具有使令义但在这些动作的推动、促使下对象往往会产生某种结果而由语境赋予了动词有类似弦外之音的使令义的作用, 如“通知、约、培养、鼓励、批评”等。如:

- ①请他来做报告
- ②选他当队长
- ③通知班长 3 点开会
- ④约张宝宝一块儿去
- ⑤给他水喝
- ⑥培养他当厂长
- ⑦鼓励孩子直面问题

除了上述使令义动词或因语境而具有使令义的动词外, 还有一些个体词义特征难于类聚的动词在 V_1 位置而领起的 V_1NV_2 也具有多层面、非直线型语义结构的情况。这些 V_1NV_2 的 V_1N 和 NV_2 也具有目的或结果关系。如(下面的这些例子多引自吕冀平《复杂谓语句》^[5], 但都稍有变换):

- ①服侍他吃药
- ②搀她坐到炕沿上
- ③天保佑他在这年上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 ④送郎去参军
- ⑤指给武震看他们的城市
- ⑥扶我坐下
- ⑦扶着他溜溜
- ⑧送大家走
- ⑨送她到这公馆里来

这类 V_1 一般只带名词性宾语, 即 V_1 只支配、关涉人、物。在语法结构上, V_1NV_2 只能做一种切分(为方便下文叙述, 我们标记为“切一”):



这类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是: V_1N 的目的(或结果)是 NV_2 。具体是目的还是结果, 只能根据语境来判断。

目的常常是未实现的事, 是一种愿望。当 V_1 后带

“了”, 由于“了”的语法意义而常使 NV_2 只能认定为结果。如:

谁放了小柳儿走了?

“小柳儿走了”是既成事实, V_1N 和 NV_2 的关系应该理解成 V_1N 的结果是 NV_2 , 即: 放了小柳儿的结果是小柳儿走了。

相比之下, 兼语短语 V_1NV_2 中, V_1 带动态助词的情况远远少于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朱德熙曾指出, 包含“伴随”、“协助”意义的动词放在 V_1NV_2 的 V_1 位置时, 都可以带“着”, 有的还能带“了”^[6]。邢欣认为, “递系式框架对动词 1 的分布特征有着一定的影响”, 动词 1 的后附成分与空语类的特性、动词 1 的词类语义特征等有关^[7]。我们认为, 动词在单层事件 NV 中带事态限制词或带动态助词的能力和进入多层事件 V_1NV_2 的 V_1 位置时带时间词、带体貌词的能力的不同, 同 V_1NV_2 的语义框架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 还可另文专述。

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下 V_1 为“使、让”的 V_1NV_2 。

一般语法书和语法教材都认为 V_1 为“使、让”而领起表致使义的 V_1NV_2 是兼语短语, “使、让”是具有使令义的动词。如:

- ①让香飘四方的川菜亮相方寸
- ②使人心疼
- ③让人心酸

我们认为, 和“请、命令、要求”等的使令义相比, “使、让”的使令义空灵、宽泛得多, 因为“请、命令”有一定的具体可感的动作性, 动作的种类往往也比较少, 比如说话来“请、命令”, 打手势来“请、命令”等。而“使、让”则不具有具体动作性, 有可能一系列不同的行为、事件都为了实现一个目的或者是把它们加起来以促成某种效果、结果,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事件都是“使”或“让”的发出者。“使、让”的使令义只能凭语言的使用者对于汉语的把握来领悟其中的促使、使令义。这种空灵、宽泛或者说从结果观察而倒推总结出的使令义, 是可以把“使、让”和“请、命令、叫”等有具体动作性的动词区分开来的。我们借用吴竞存、梁伯枢的说法^[8], 把“请、命令”类动词称为“支使”义动词, 把“使、让”类动词称为“致使”义动词。

另外, 从认知的角度看, 动作行为和动作结果可以构成一个认知框架。从“使、让”的结果来看, 所促成的往往是事件、状态的发生、形成。由表致使义的“使、让”作 V_1 而领起的 V_1NV_2 的 V_1N 和 NV_2 难于分开, 单说“让人、使人、让川菜”都站不住, 我们会觉得语义不完整, 信息缺失感很强烈。万莹曾“从一般只能充当主语而不能充当宾语的名词性成分着手, 从语料中找出此类成分充当 NP_2 , 从而证实了单纯致使句并非为兼语句, 而是 $NP_2 + VP$ 整个小句充当单纯致使动词的宾语”^[9]。即表致使义的“使、

让”所促成的结果不是单纯的人、物,而是由 $NP_2 + VP$ 构成的事件。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单纯致使义的 V_1 构成的 V_1NV_2 不是兼语结构,而是主谓短语 NV_2 作 V_1 的宾语。

这还可以参照一下“知道他去北京”是主谓短语作宾语结构的理解:我们只能说“知道的是:他去北京”,不能说“知道他”或者“知道的是他”,因为“知道他”让人觉得信息严重不足^③或者意义发生了变化,表现为言语事实中人们不这么说。这个结构是“他去北京”主谓短语作宾语。“让川菜香飘四方、使人心疼、让人心酸”一类结构中,致使义动词 V_1 和 N 组合站不住,也是因为信息缺省感非常严重。“ N_1 使 N_2V_2 ”中,语义上, N_1 是事件^{[10]142, [11]135-151, [12], [13]84-89},“使”是表示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抽象动词,不具有动作性; N_2V_2 用来表述另一个事件。那么,一个事件促成另一个事件,即 A 促成 B,这个结构和普通的主谓宾结构 N_1VN_2 没有二致。把“让川菜香飘四方、使人心疼、让人心酸”理解成为主谓短语作宾语(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模式),则这些结构中的“使、让”也都可以换作“致使、促使”,说成“致使(促使) | 川菜香飘四方、致使(促使) | 人心疼、致使(促使) | 人心酸”。这样的语义结构和普通 $V \rightarrow \leftarrow N$ 线型结构在语感上似有不同,这主要是口语中,人们常常把单音节的“使、让”和单音节的后续成分“人”、“之”等连起来说,因而觉得这种句法分析好像不合习惯、有些怪异一样。另外,平常提到 N_1VN_2 结构(即主谓宾结构),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 V 为宾语动词。而致使义动词的普通语义是显示由它们连接的两个对象的关系,在功能上,因为它们后面常带主谓短语、谓词性短语(如“不使发生偏差”),所以,我们得把“使、让”归在谓宾动词,其鲜明的语义特征 [+致使] 的实质是表述两个事件的关系。

V_1 为致使义的“使、让”在 V_1NV_2 中,因为语义结构模式不合 $V_1N + NV_2$,和一般兼语短语多元、多层面、非直线型的复式语义结构模式不同,这能帮助我们单纯致使义动词“使、让”构成的短语的性质提出质疑。从语义基本因子、语义结构模式及“动作—结果”这一认知基本框架等角度来综合观察,把单纯致使义的“使”构成的“使+ NV_2 ”的语义“致使出现某一事件、状态”纳入“动作—结果”语义框架是可行的,即把单纯致使义的“使+ NV_2 ”看作是主谓短语作宾语更合适。

2. 表明原因: $S_1(V_1N)$ 的原因是 $S_2(NV_2)$ (或简记为: S_1 因为 S_2)

一个事件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当需要说明某事件的原因时,汉语常用的句法格式是:“因为 A 所以 B”。其中,“因为”、“所以”都是形式标记,用以表明语义联系。取消形式标记、使这两个有关联的事件合并、压缩在一个

线型序列中,经过语用指派和调整,就得到了兼语短语 V_1NV_2 。因为 V_1N 和 NV_2 都有 N 这个语义成分,整合时,这两个事件的句法序列本应该是 V_1NNV_2 ,为使形式简洁,就进一步删略了 N 。这样整合压缩掉一个 N 而成了 V_1NV_2 ,就好像“卖菜的秤断了”中本有两个“的”,而实际说话时不会说成“卖菜的秤”一样的道理。所以,既然能承认兼语短语是动宾短语和主谓短语套叠在一起,而且动宾短语和主谓短语总能拆分、总能指出主谓短语中的主语,那么,参照着合并删略的手段,我们不必把 V_2 前的动元看作空语类。

这一类的 V_1 主要是心理动词(表示赞许、责怪、感谢)及表示欢迎、祝贺等语义的及物动词。如:

- ① 埋怨他隐瞒实情
- ② 讨厌他搞小动作
- ③ 感激她曾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 ④ 原谅他小
- ⑤ 喜欢他老实
- ⑥ 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 ⑦ 嫌你胆子小
- ⑧ 表扬老李工作认真
- ⑨ 怪他不用功
- ⑩ 欢迎体育健儿凯旋归来
- ⑪ 祝贺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①可以理解为“埋怨他,因为他隐瞒实情”,其余例子均可仿照此格式来理解。这一类的 V_1N 和 NV_2 都可以独立构成一个事件,在言语事实中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合法的句子。因为一个事件可以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原因,要说明这个原因就使这两个事件关联起来压缩在一个线型序列 V_1NV_2 中。这类 V_1NV_2 的语义结构是: V_1N 的原因是 NV_2 (或: V_1N , 因为 NV_2),其句法结构切分方法同“切一”。

这类 V_1NV_2 除了有“切一”分析法之外,还可以做如下切分(标记为“切二”):

V_1	N	V_2	(埋怨 他隐瞒实情)
主		谓	

“切二”的语义结构是: V_1 的是: NV_2 。这一类动词 V_1 既可以带名词性宾语,也可以带主谓短语充当的宾语,它们支配、关涉的对象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事件、状态。比如“喜欢他老实”,作“切一”,理解成“喜欢他,因为他老实”,这时 V_1NV_2 是 V_1N 和 NV_2 这两个事件的交结,是兼语短语;作“切二”,理解成“喜欢的是他老实”,即“他老实”这种状态(或这个事件)是“喜欢”的对象,这就不是兼语短语而是主谓短语作宾语。“我们不得不承认,由‘喜欢、欢迎’等引起的句子兼有 V_1-NP-V_2 和 $V-S$ 两种性质”^{[14]252}。陈建民所说的 V_1-NP-V_2 即我们这里所

说的“切一”式交结的非直线型兼语短语, V—S 即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切二”式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吴竞存、梁伯枢说“情态句和认定句有时兼具其他结构性质”^{[8]238}, 其情态句指由心理动词为 V_1 领起的 V_1NV_2 , 如:“爱他能劳动”。下面这个转引自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第 250 页)的例子非常能够说明这类 V_1NV_2 结构可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性质而不是兼语短语:

我喜欢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个例子如果作“切一”式, 就是“我喜欢他, 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或“我喜欢他, 因为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样理解不合常情。即这个例子虽然是 V_1NV_2 序列, 但不是 V_1N 和 NV_2 交结的语义结构。这个例子当理解为“切二”式, 即“我喜欢的是: 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或“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是我喜欢的事”, 即这个由“喜欢”领起的 V_1NV_2 是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

所以, 我们初步认为, 心理动词、表示赞许、责怪、感谢、欢迎、祝贺等的及物动词因为既可以带名词性宾语也可以带主谓短语充当宾语, 当它们在 V_1 位置而领起的 V_1NV_2 , 其语义结构在某些语境中可能兼属两种: 第一种, V_1N 的原因是 NV_2 (或: V_1N , 因为 NV_2), 这是兼语短语; 第二种, V_1 的是 NV_2 , 这不是兼语短语, 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而在某些语境中, 可能只属于第二种语义结构(如“喜欢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3. 表示领有、存在

这一类的 V_1 典型的是“有、没有、轮”等, 它们所领起的兼语短语 V_1NV_2 的语义结构难于用一种语义表述框架来比划, 因为“有、轮”这样的词义非常独特, 难于用另外的同义词语来模拟。但这种 V_1NV_2 也都是多层次的、非直线型复式语义结构。如:

①有人找你(有人十人找你)

②轮到我发言了(轮到我和我发言)

③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④买了一本书三百页(买了一本书+一本书三百页)

这一类的 V_1 只能带名词性宾语, 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性性质都比较确定。这一类中, 有一些 V_1NV_2 可以把语义结构模拟为 V_1 的是 NV_2 , 义即“存在(具有)着 N , NV_2 ”, 比如例③和例④。

4. 表示称呼、认定(解释关系)

这一类的 V_1 典型动词是“称”, 表示称呼义。

①称他是活雷锋

②称他作表弟

③骂他是废物

这一类 V_2 一般是“是、为、作”等等动词, NV_2 部分如果没有“是、为、作”, 一般认定为双宾语。因为 V_1 词义特征鲜明, V_1NV_2 语义结构符合多元、多层、非直线型结构, 所以我们将其独立为一类。这一类的 V_1N 和 NV_2 的关联可以看作是解释关系。

三 从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看兼语短语的成因

剖析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 我们看到, 构成兼语短语的基础是有 V_1N 和 NV_2 这两个独立的陈述性结构(或者说两个事件)。在此基础上, 由于具有某种关联, 如具有说明目的、结果、原因的作用, 说明所存在的状况或做出解释的作用等, V_1N 和 NV_2 发生交结, 结点在 N 。这样, V_1N 和 NV_2 被整合在一个线型言语序列中。比如“(我们)原谅他”(A)和“他小”(B)这两个结构各自能独立构成事件, 这是构成“(我们)原谅他小”的结构基础。因为 B 和 A 能够表达某种关联, 或者说 B 在人们的经验中可以作 A 的原因、理由, 于是在需要对 A 作出说明的时候, A 和 B 在形式上交结成一个完形的线型整体。

所以, 从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看这种短语的结构成因, 我们初步归纳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 兼语短语是语义表达精细化要求的结果

人们用语言传达信息, 精细化要求是永恒的追求。语义精细化, 就是要求语义丰富最大化。从汉语句子的语用结构讲, V_1NV_2 在句子中作谓语的话, 整个 V_1NV_2 共同构成句子的说明部分以对话题进行陈述, 这比仅有 V_1N 作为句子的说明部分内容丰富得多。另外, 从整体上看, 兼语短语的逻辑语义大致都可以归为“解释—被解释”关系: NV_2 对 V_1N 进行解释、补充。不管 NV_2 具体是原因还是结果或者是对情况的叙述, 这部分都是说话人的语义重点也是听话人应该重点抓取的信息。在一个 $N1P—V_1N2V_2$ 结构的句子中, 语用焦点在 V_2 , 这也是符合汉语句尾焦点的总体特点和要求的。根据粗略调查, “《红楼梦》前八十回, 全部 71 万字, 递系结构约有 3000 个, 在谓语结构各级层次上出现的约有 2500 个, 占 80% 强, 在主、宾、定、补等位置上出现的约有 500 个, 占 20% 弱”^{[8]224}。其中所言“递系结构”, 即 V_1NV_2 结构。可见 V_1NV_2 的语法功能(主要作谓语)和语用功能(充当焦点)是有相互适应性的。

所以, 具有关联的、能够整合的两个陈述性结构 V_1N 、 NV_2 被压缩、整合在一个完形的线型言语序列中, 是满足人们使用语言传递信息时的语义表达精细化要求的结果。

2. 兼语短语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的结果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语言表层形式最简化。在前面的语义分析中我们看到, 要准确清晰地阐明一个典型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 往往要使用复句形式或是句子中必须添加出能显示 V_1N 和 NV_2 之间的关联的词语, 如“因为

……所以……”，“……的目的是……”，“……的结果是……”等等。可见，要使言语表层结构形式最简化，删略话语中的某些不影响意义表达的词语是常用手段。比如，“我爱他，因为他老实”和“我爱他老实”比较起来，显然是后者意义丰富而形式更简洁经济。从整体上看，兼语短语

的逻辑语义大致都可以归为“解释—被解释”关系，这其实是属于广义的因果关系范畴。一个复句或是一个形式比较复杂的句子中显示各部分之间的关联的词语被删略而不影响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其机制大约主要是人们的认知经验所致。

注释：

①为方便，我们把施事、受事之外的名词性语义格统称为与事。

②动核结构是指以动核为核心构成的语义结构，它由动词和它们联系着的某些语义成分构成。动核是表示动作、行为、变化、性状、关系的语义成分，其所联系的语义成分主要有动元和状元两种。名核结构是指以名核为核心构成的语义结构。名核是表示名物的语义成分。范晓、陈昌来等是用动核结构、名核结构来指称句子的不同语义结构。参见范晓、张豫峰等《语法理论纲要》(第169页—172页)。

③“知道他”作另外一种理解，表示了解、知晓有这么个人的意思，信息无缺省，这是另外一回事。

参考文献：

- [1]邢欣. 致使动词的配价[C]//沈阳, 郑定欧.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2]范晓, 张豫峰等. 语法理论纲要[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3]陈昌来. 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4]李战国. 关于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义主体问题[J]. 外语研究, 1993, (1).
- [5]吕冀平. 复杂谓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 [6]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7]邢欣. 递系式的框架特点及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C].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吴竞存, 梁伯枢. 现代汉语句型结构与分析[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9]万莹. 显性单纯致使句兼语式质疑[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4).
- [10]李临定. 现代汉语句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1]范晓. 论致使结构[C]//语法研究与探索(10).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2]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3]宛新政. 现代汉语致使句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 [14]陈建民. 现代汉语句型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6.

About $V_1N V_2$ Semantic Structure

HUANG Xiao-do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basic semantic components of V_1 , N , V_2 , and C (connection) in $V_1N V_2$ of verb-object and subject-predicate, of which V_1 , N , and V_2 are overt while C is covert, and therefore V_1NV_2 semantic structure is a multi-element, multi-level, non-linear compound structure, and it is determined by the semantic connection between V_1N and $N V_2$, of which the main types are purpose-consequence, cause, possession and existence, and address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it is a result of the two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elaborate expression and economical expression.

Key words: $V_1N V_2$; semantic component; semantic structure V_2 ; coming-into-being cause

[责任编辑:唐 普]